

## 天涯诗海

## 捧读母亲

(外一首)

■ 李惠艳

情感的丛林里  
牵挂如血脉,静静流淌  
我看见那淳朴的眼眸  
依旧倚在门前,默默守望  
随音乐舞动的时光  
依旧刻骨铭心,未曾相忘  
随花瓣飘飞的吟唱  
也不再似往日,那般憔悴彷徨

捧读那香泛黄的信封  
捧读母亲的牵挂与滚烫的心房  
忽然想起那首歌谣  
《烛光里的妈妈》,温柔了岁月漫长

真的不知道  
这个季节,会漫延到何方  
那句报答的允诺  
又能在岁月里,延续多长  
直到看见那张全家福  
你明眸里的微笑,依旧明亮  
可我分明看见  
你的腰身,早已不再挺拔昂扬

其实我知道  
我曾深深凝望的风景  
早已是百花争艳,满目芬芳  
只是那风景里  
没了曾经牵过的手掌  
耳畔也不再有了你,昔日的唠叨与滚烫

## 母亲颂歌

不敢回望  
那个细雨蒙蒙的渡口  
没有千言万语  
只有一次挥手,别离  
竟成了一路前行最难忘的痛  
无数次回望  
你早已弯成“弓”的身影  
在田间操持着没完没了的农耕

你注定是我生命里的歌者  
沿着记忆里的小巷  
在希望与绝望之间  
在孤寂与跋涉之上  
你每一句轻轻地鼓励  
响彻在我生命的每一寸时光  
你每一声淡淡的祝福  
回荡在我人生的每一段过往  
衍生成生生不息的诗行

被庄稼采摘的阳光  
依旧悬挂在季节的眉弯  
你辛勤的劳作  
丰富了我所有诗意的想象  
握不住岸边最初的模样  
那条载着牵挂的小船  
早已驶进岁月的彼岸  
岁岁温暖

## 母亲的夏日

■ 赵祖杰

当小鸟的尖喙  
啄醒了老屋的晨光  
母亲的巧手捻亮  
灶膛里沉睡的星芒  
沸腾的馨香一次次跳跃  
拱起有力的臂膀  
把木锅盖撞得咣当作响

当蝉蝉的歌唱  
催眠了午睡的小村庄  
母亲的蒲扇摇着童谣  
也摇走了热浪的疯狂  
风儿轻唤乳名  
悄悄钻入  
孩子们凉爽的梦乡

当月光挤进窗格  
蚊虫也赶来为母亲帮忙  
一头扑进煤油灯的火红胸膛  
用生命点亮黑夜的眼睛  
细针穿过咧开嘴的衣裳伤口  
缝补着流走时光  
那盏灯永远不灭  
驱散我人生前行路上的迷茫

母亲的蒲扇  
蒙海龙作

后山闲置着一块自留地,母亲把它开垦了出来,种满了桃树,还给它起了个浪漫的名字——桃花源。

园子里的桃树,几乎都是母亲亲手压枝培育的。她把枝条健壮,离地面较近的桃树枝杈过来,找了个合适的位置切口,去掉表皮,然后把切口处理入树下的土壤中,浇水后再用石块压住。个把月后,待切口处长满根系,便从母树上割断枝条,成为新的一株桃树。移栽后,第二年春天便会开出芬芳四溢的桃花了。

当春风拂过大地,寒意便悄无声息地退了场,母亲说,只要枝头冒出粉嫩的花苞,春天就来了。

几场春雨过后,整个桃花源便开始热闹起来。一簇簇、一团团缀满了枝桠,像是谁把天边的云霞揉碎了,轻轻撒在了褐色的枝条上。初绽的桃花最是动人,花苞鼓鼓囊囊的,裹着淡淡的粉白,像少女含羞的脸颊,带着几分怯生生的娇憨;待到全然盛开后,五片花瓣层层舒展,薄如蝉翼,嫩似凝脂,粉的娇艳,白的纯净,粉白相间的更是温婉,中间缀着嫩黄的花蕊。

微风一吹,花蕊轻颤,淡淡的清香便随风漫开了,不似玫瑰那般浓烈,也不似兰花那般幽清,是清浅又治愈的甜香,吸一口气,满心都是春日的软糯。冰心曾说:“春何曾说话呢?但她那伟大潜隐的力量,已这般的温柔了世界!”这力量,就藏在这片桃花源里。

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”,这盛放的桃花,正是对母亲最热烈的告白。

走在桃林间,仿佛突然闯进了童话里的温柔秘境。阳光透过花枝纷纷扬扬地洒落,斑驳的光影落在肩头,花瓣随风轻轻摇曳,偶尔有几片花瓣悠悠飘落,像是下了一场温柔的桃花雨,

## 百家笔会

## 母亲的桃花源

□ 马丽

落在肩头、发间,落在脚下的泥土上,铺成一层浅浅的花毯。

这时最忙的莫过于母亲和蜜蜂。一群群不知疲倦的小精灵,它们像是约好似的,花开时节,蜂拥而来,一边采蜜,一边嗡嗡低吟。母亲挎着两个竹筐,满园子寻宝,一个装满荠菜、茵陈、婆婆纳,另一个则装满了掉落的桃花。

母亲在林间穿行,人花相融,花香绕身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温柔共生,这是我记忆里最美的春天。

暮春花尽,母亲用收集来的花瓣酿成了醉人的桃花酒。

初夏时节,桃树褪去了花的娇柔,多了几分蓬勃的力量。枝头的叶片渐渐舒展,很快就变得肥厚油亮,层层叠叠的枝叶交织成一把把绿色的小伞。不久后,小小的青桃便挂在枝头,起初只有花生大小,裹着一层细细的绒毛,藏在绿叶间,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。

这时母亲会为桃树疏果。我看着

地上的小青桃心疼不已,母亲却说,只有去掉多余的果实,养分才能集中供给留下的,有舍才有得。

盛夏,沉甸甸的桃子挂满枝头,风儿吹过,果香四溢,这是园子最欢喜的时刻。家人们相约来摘桃,边摘边尝,母亲在旁边笑呵呵地看着,不时地提醒:“每棵树上都留一些。”

女儿好奇地问:“外婆,为什么不能摘完呢?”

母亲朗声回应:“园子里的小鸟也要吃呀。”

秋天,园子渐渐归于平静。没有了春日的绚烂,夏日的繁茂,却多了几分从容与安然。母亲在每棵桃树周围挖一个深坑,倒入发酵好的羊粪,让辛苦了一季的桃树积蓄养分,安稳过冬,默默等待着下一场四季的轮回。

冬日的桃花源又是另一幅景象。寒风凛冽,万物凋零,桃树的叶片落尽,只剩下遒劲的枝干,在寒风中傲然挺立。枝干交错纵横,没有了花叶的点缀,更显风骨。落雪时节,雪花轻轻

平安,一生顺遂。”岁月磨砺心性,生活沉淀真情,世间万般繁华,皆抵不过母亲一句牵挂,一份惦念。

沈从文在家书里写母亲的温情:“母亲的手,最是温柔。一年四季忙里忙外,洗衣做饭,缝补浆洗,把清贫日子打理得热气腾腾,把寻常岁月过得暖意融融。一针一线皆是疼爱,一餐一饭皆是深情。”那份生活的烟火暖意,汪曾祺在散文里也常写:“母亲做的家常菜,没有山珍海味,却是一辈子忘不掉的味道。一碗热汤,一盘小菜,简单朴素,却藏着人间最踏实的幸福。”这份家常滋味,最是珍贵,历经岁月风雨,母亲的陪伴便是人间最好的馈赠,亦是生命最美的时光勋章。

郁达夫在忆母文中写道:“母亲的岁月,大半都给了家庭,给了儿女。一生操劳,不言苦,不言累,把最好的都留给孩子,把委屈都藏在心底。夜深人静,灯下缝补,岁月无声,母爱无言。”那种岁月里的隐忍,有生活的不易,也有心底的柔软,是平凡日子里最深的感动。郁达夫还曾写道:“人世间最深的爱,莫过于母爱,不求回报,不

这时最忙的莫过于母亲和蜜蜂。一群群不知疲倦的小精灵,它们像是约好似的,花开时节,蜂拥而来,一边采蜜,一边嗡嗡低吟。母亲挎着两个竹筐,满园子寻宝,一个装满荠菜、茵陈、婆婆纳,另一个则装满了掉落的桃花。

覆盖在枝桠上,银装素裹,宛如玉树琼枝,别有一番清冷的美感。

桃花源四季,亦是母亲的四季。花开有序,来去从容,每一朵花,每一颗果实里,都藏着母亲的勤劳、善良、温柔。

阳光明媚的日子里,母亲会在园中空地生起炉火。铁锅炖着自家腌的腊肉与萝卜,热气腾腾,香气四溢。她斟上一杯春日酿的桃花酒,琥珀色的酒液里,似乎还盛着春天的芬芳与暖阳。酒香混着肉香,在寒风里慢慢散开。炉火噼里啪啦燃得正旺,这简单的烟火,便是冬日里最踏实的幸福了。

我笑着打趣:“陶渊明若活到今天,恐怕也想来母亲的桃花源讨一杯酒喝。”

母亲笑了笑:“你是不是喝多了?”我没有说话,是啊,我是有些醉了。但不知是这冬日暖阳醉人,还是这桃花醉人,抑或是这人烟烟火醉人?我醉在那个冬日午后的母亲的桃花源里。

计得失,一生相守,一世牵挂。”那份母爱绵长,有日子的安稳,也有心底的惦念,岁岁年年,温暖如初。

丰子恺在忆母随笔中写道:“母亲的爱,最是温柔。不像烈火那般炽热,不像风那般猛烈,却如春风拂面,岁月渐逝,晨起做饭,日暮守候,春夏秋冬,年年岁岁,一心为家,一生为儿女。”那份母爱的温柔,最能治愈人心,是岁月的暖意,也是成长的底气,在人生风雨路上,一句叮咛便能抚平所有心酸。母亲的牵挂,也是人生最美的风景,是岁月的甜,日子的暖,时光的安。

史铁生在《我与地坛》里深情写母亲:“母亲的世界很小,小到只有儿女;儿女的世界很大,大到常常忽略母亲。她默默守候,默默期盼,不催你远行,不怨你晚归,只愿你平安顺遂,一生安然无恙。”

在史铁生心里,母亲的爱是无声的守候,不求轰轰烈烈,只愿岁岁平安。而文人笔下的母亲,是人间的烟火,是心底的暖阳,更是生命最深重的修行与感恩。



## 文人笔下的母亲

时光佳话

□ 张琳

背影。蒙海龙作

## 生活记事

## 是女儿,也是妈妈

□ 李东花

那年秋天,一向硬朗的母亲病了,起初只是说腰酸背疼,让我们帮着贴膏药,后来竟连走路都困难了。

我们急匆匆带母亲办了住院手续,做进一步检查治疗。病床上的母亲,每天随餐要吃六种药片。看着她皱着眉艰难地咽了下去,那痛苦隐忍的表情,令人心疼。

到了夜里,母亲疼痛加重,翻来覆去睡不着,不停呻吟着。母亲心情烦躁,突然推开我的手,说:“这日子真受罪,不如早点走了干净。”我听得心惊胆颤,又不知如何安慰母亲,只能一遍遍说:“妈,您会好的,肯定会好的!”到了第二天,她感觉稍微舒服些,又开始为我操心:“你中午吃的啥饭?”

冬天来临时,母亲的病愈发严重了。有一天夜里,母亲突然拉住我的手,说:“给姐姐打个电话呗。”我拨通电话,她对电话那头的外孙女说:“照顾你好妈。”母亲的声音很轻,却是一份沉甸甸的托付。

母亲临终前的那几天,变得格外挑剔。她饿了,让我去冲泡藕粉,喂她时又嫌太稀;我扶母亲起身时,她说我磨叽,动作慢,不耐烦地训斥道:“瞧你那笨样,你妹妹做事比你利索多了。”我心里委屈,推门出去,却听见她在病房里对护士低声说:“我呀,就是不想给她留念想……”

母亲走后,我的女儿似乎一夜之间长大了。她轻轻揽着我的肩膀,红着眼睛说:“妈,你要好好的,有我在呢!”那段时间,我几乎天天都会收到快递,全是女儿给我买的衣服:羽绒服、毛衣、裤子、羊毛手套……

有时候女儿也会向我发脾气。那次因为嫌我管她太多,脱口而出“烦死了!”我气得胸口生疼,可下一秒,我却又突然想起——许多年前,我也曾这样对母亲说过同样的话。我记不清母亲当时的表情,只记得她站在樱桃树下,沉默了一会儿,然后转身去厨房,端出刚熬好的小米南瓜汤,说:“哎,你这闺女呀,快趁热喝吧。”我多想再向母亲道个歉,那句“对不起”,成了永远的遗憾。

自母亲走后,我常听那首《是女儿,也是妈妈》的歌:“我希望被爱着,我希望你要快乐,我希望我的双手可以为你挡着风……”女儿熬夜备课时,我会端一杯蜂蜜水放在桌上。在她早上上班时,默默把备好的豆浆、鸡蛋递过去:“姐,路上慢点。”这些细碎的温柔,都是母亲曾经给过我的。我忽然懂得,漫漫岁月里,那些争吵、拥抱与眼泪,都是同一条河水——从母亲掌心流向我,如今的我,正将这份爱继续传递给女儿。

母爱是一场传承,一生不息,四季开花,明媚生命里每一段行程……

## 亲情家事

## 妈妈是一罐粘合剂

□ 任万杰

家就像一个由无数碎片拼凑而成的陶罐,难免有碰撞摩擦的时刻,那些细碎的裂痕、尖锐的棱角,总需要一股温柔而坚韧的力量,将它们小心翼翼地粘合,让这个陶罐始终完整、温热。而我的妈妈,就是家里那罐永不枯竭的粘合剂。

我小时候最怕的就是考完试后,爸爸拿着成绩单的模样。爸爸性子急躁,对我的学习要求格外严格,哪怕只是一次小小的失误,哪怕分数只差几分,他也会皱起眉头,语气严厉地批评我。那是小学五年级的一次数学考试,我因为粗心,把一道简单的应用题算错了,成绩一下子滑到了班级中游。爸爸下班回来,看到试卷上的分数,瞬间就沉下了脸。“这么简单的题都能错?平时让你认真做题,你都当耳旁风了是不是?”爸爸的声音越来越高,我吓得浑身发抖,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

就在这时,妈妈走了过来,轻轻拉了拉爸爸的胳膊,语气平和却坚定:“你别这么凶孩子,她也不想考差的。我看了这道题是粗心错的,不是不会做。再说,一次考差不代表什么。”爸爸还在气头上,不耐烦地甩开妈妈的手:“就是因为她总护着她,她才这么不认真!”妈妈搬来一把椅子,让爸爸坐下,又拉着我坐在他身边,轻声说:“孩子还小,批评要讲究方

式,你这么凶她,她只会更害怕,反而学不进去。咱们做父母的,不就是要陪着孩子慢慢进步吗?”爸爸的脸色才渐渐缓和下来。

有一次,爸爸因为工作上的失误,被领导批评了一顿,还被扣了奖金。他回到家,把公文包重重地摔在沙发上,脸色难看极了,谁也不愿意搭理。妈妈看到爸爸的样子,默默地走进厨房,系上围裙做了一桌子爸爸爱吃的菜。吃饭的时候,妈妈不停地给爸爸夹菜,轻声说:“工作上难免会有失误,下次注意就好了。身体最重要,别气坏了自己。”爸爸一言不发,只是默默地吃着菜。

晚饭过后,妈妈端来一杯温热的茶,坐在爸爸身边,轻轻拍着他的肩膀:“我知道你辛苦,为了这个家付出很多,受了委屈就说出来,别憋在心里,我和孩子都陪着你。”爸爸叹了口气,把心里的委屈和不甘都告诉了妈妈。妈妈认真地听着,偶尔安慰他几句。说完之后,爸爸的脸色明显好了很多,眼神也变得柔和起来。

有时,爷爷和奶奶之间也会因为一些小事产生分歧。有一次,爷爷觉得屋里旧衣服堆得太多,占地方又用不上,执意要全部扔掉。可奶奶却坚决不让,说那些衣服都是她一针一线缝的,扔了太可惜。

妈妈听到争吵声,赶紧从厨房跑

## 「我会见了我的母亲」

□ 李琪

台湾作家林清玄小时候身体差,毛病多,所以他“童年时代对母亲留下的第一印象,就是趴在她的背上,去看医生。”在我童年整整三年针药相伴的日子里,我也是在母亲的臂弯里颠簸着,来回于家和医院之间。

那时候,母亲在城北一所小学教书,父亲则在更远一点的城北中学教书。每天早上起来,母亲给我量一次体温,然后吃药,有时我身体乏力,她还要喂我吃早饭。同时,母亲还要把我中午要吃的饭菜做好,之后她便急忙忙出门上班去了,留下我一个人躺在床上,等待太阳西下。

一整天,我唯一能消遣的是《红灯记》《杜鹃山》等小人书,还有就是一台绑扎着橡皮筋的旧半导体收音机。小人书翻灰倦了,就听收音机里播放的新闻,或者那些反复播放了无数遍却依然听不不懂的样板戏唱段。看累了,听累了,我就睡,睡醒了,再重复看,接着听。那时候,不知道“孤独”这个词,现在想来,小小的心灵其实是孤独的。

我得的是慢性肾炎,临床表现就是持续发烧不退,身体虚肿,一般一周要一到两次病,然后配上三四天的针药。药,一天吃三次;针,每天打一次。打一次针,就需上一次医院。每天下班回到家,母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量体温,然后抱着我上医院打针。

遇到晴天,或是在春秋季节,天气凉爽,半个多小时的单程,母亲抱着我尚能坚持走下来。如果是炎夏或严冬季节,又遇雨天,那份艰难便可想而知。“有几次,你主动替我擦去额头上的汗水,我还表扬你懂事呢!”在我长大后,说起童年看病的事,母亲欣慰地说。

虽然吃药打针长久卧病在床的日子,于我是难熬的,但我的童年还是很幸福的,因为我得到了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。有时想,要不是母亲的坚持,不停地求医问药,就不会有我今天安康的生活。

当读到林清玄《在梦的远方》一文中所写的:“这一世我觉得没有白来,因为会见了母亲”时,我想起了有母亲相伴的那一段针药相加的日子,禁不住泪满眼眶。

我是幸运的,我是幸福的,我觉得这一世我也没有白来,因为我会见了我的母亲!

了出来,先扶着奶奶坐下,给她倒了一杯水,轻声说:“妈,您别生气,爸不是不珍惜,他就是觉得屋里衣服太多太乱。这些衣服都是您的心血,咱们肯定不能随便扔。您看,咱们可以整理一下,留几件您舍不得的好好收起来,既不占地方,也能留住回忆。”然后,妈妈又走到爷爷身边,说:“爸,妈年纪大了,这些衣服对她来说不只是衣服,更是回忆。您多体谅体谅她,咱们留几件她舍不得的,剩下的捐出去,既整洁了房间,也圆了妈的心意。”爷爷点了点头:“好,都听你的。”奶奶也缓和了脸色。

妈妈的爱,就像一罐粘合剂,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,渗透在每一次矛盾的化解中。她用温柔化解尖锐,用耐心抚平裂痕,用爱凝聚人心,让这个家,无论经历多少风雨,都能始终完整、温热。